

於「梁鑑添博士生命禮讚」中向梁博士致敬 2019 年 8 月 25 日 (星期日)¹¹

蕭文強
香港大學數學系

梁師母、Michelle、Nick、Dan 及梁博士的眾多親友與學生，我能在此向我至愛的老師致敬，深感榮幸。五十六年前，我有幸成為香港大學理學院一年級學生。於開學前的迎新期間，我已從學長當中風聞數學系的一位傳奇人物梁鑑添博士——一位十分年青、充滿活力及魅力，而又博學的學者及優秀老師。又知悉梁博士於蘇黎世大學（*Universität Zürich*），由著名的荷蘭代數學家 B. L. van der Waerden 指導下獲取哲學博士學位。當梁博士於 1960 年加盟數學系時，即已破格獲聘為高級講師，此事亦為《華僑日報》所報導。在當年英國殖民地時期，一位年青華人學者在香港大學（一所英式大學）獲聘如此高級的教職，實屬罕見。

縱使一年級時，梁博士沒有教我們，但由郭麗珠博士教授的「命題運算」及「集合論」乃基於郭、梁兩位博士擬定的講義。及後的線性代數講義，亦是梁博士撰寫的。我畢業後數年，前一份講義付梓而為《初級集合論》〔*Elementary Set Theory*〕一書，其中上冊（全書分上、下二冊）為一代又一代中六生所熟知，而後者印行為《線性代數及幾何》〔*Linear Algebra and Geometry*〕，同樣為好幾代港大數學系的學生所熟知。這兩份講義引領我後來研究數學及形成我對數學的意識與品味。升讀二年級，我終能親炙這位傳奇人物的教誨，並得他親授 van der Waerden 經典名著《近世代數》〔*Modern Algebra*〕。

那些年，於課堂內外我從梁博士所學甚多。於二年級的暑假，梁郭兩位博士自願放棄其假期，為有興趣學習更多數學的學生舉辦課外研習班。我們第一次感受到梁博士從歐陸帶回來的學習體驗。另一個梁博士帶到數學系的歐洲學術傳統是全系修學旅行（*der Spaziergang*）。起初，港大數學系同仁由學系辦公室步行至太平山頂，邊走邊談數學，亦談及其他話題，

11 原英文本見諸 https://hkumath.hku.hk/web/memory/memory_ktleung_main.php,

黃毅英、陳葉祥譯。

之後抵香港仔歡享午膳。這活動成為學系的周年傳統，自 1960 年代至今，每年路線或有不同。最近一次梁博士及我均有參加的這項傳統活動，是兩年前（2018 年 1 月）的事。

於 1967 年 9 月，我前往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抵步後一個月喜見梁博士光臨。他與家人往芝加哥大學作學術休假，途中路經紐約。其時，也是我首次結識梁博士的弟弟鑑澄，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 Goddard 太空研究所工作。當時，Michelle（梁博士之長女）仍在牙牙學語的孩提時期。八年後我返回港大任教，再遇梁博士一家（此時，加入了 Nick 和 Dan 兩位成員）。我能返回培育我成為數學工作者及數學教師的港大數學系任教，其間梁博士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我一向視梁博士為老師，至為尊敬，但梁博士從一開始便把我視作同事及朋友。由於我們均為最早返到學系的二人，每朝早上八時前便已到達，我可享用梁博士親自烹調的咖啡並閒聊，（他喜歡黑咖啡）我戲稱之為「番鬼王老吉」——王老吉為廣東著名涼茶（苦茶），反之，他也取笑我加進雜質（指加進去的奶）。梁博士極富幽默感，這是充實生命的要素。幽默感有其感染力，雖然我以他為老師，亦經常踰越師生界限，互相取笑。不過，透過這樣的互相取笑，我學會了寶貴的一課——寬容及自嘲。從寬容與自嘲，學會「待人以寬，律己以嚴」的道理。可見，我總是向梁博士學習！

我十分幸運，能與梁博士愉快共事多年。我們每天午膳前均前往大學的泳池暢泳，（曾）啟文及（王）必弘亦同往（學系的技術員（陳）捷敏於移民加拿大前亦有參與）。梁博士自然成為隊長，我榮幸地被他指派為「隊鞭」，其責任為，縱於冬天的寒霧日子亦鼓勵、促使或哄誘（除了不動用武力！）大家跳入冰冷的水中。午膳時，我們談天說地，包括數學的教與學。例如為提升中學生對數學的興趣而舉辦的公開講座，其意念即由此而生。梁博士為這講座系列起名為「數趣漫話」，由 1994 年起直至今天仍在舉辦。

我與梁博士的合作眾多，但有一項鮮為人知。於 1978 年 4 月，我與梁博士及幾位好友赴廣州作學術交流。跟今天不同，當時這樣的交流不會太公開。我們利用復活節假期的數天離境，港大同事幾乎無人知道。回港後，我們其中三人就當時的討論及對內地進行數學教育改革的見解寫成一文，並以筆名「林文沾」刊行，以隱藏我們的身份。你可猜出最尾一字所指的是誰？以他對古文的博學，梁博士指出：「古字無添，以沾作添」。

然而，該次廣州之行受到高規格接待。由於內地十年來對外封閉，廣州及其他有些城市的教師及數學教育工作者蜂擁而至，聆聽梁博士關於「新數學運動」的專題演講。我不會忘懷該日早晨抵達中山紀念堂的情景，數以千計的自行車整齊地泊滿在大禮堂前的擺放架；進入禮堂，我們看見等候這件盛事的人海。梁博士簡要地敘述了這場席捲全球（內地除外）的運動，並詳盡闡述其前瞻及對其弊端的分析。演說肯定對中國內地數學教育嗣後的發展帶來重要的影響及貢獻。

當時梁師母及三位孩子亦同行。Dan（幼子）也許仍記得我們每個黃昏在東方賓館遊戲室玩乒乓球。他其時尚幼，誤以為我技術高超，並告訴其父，蕭（我）為乒乓高手，能開出旋球！

梁博士為老派學者——博學及充滿智慧、投入及刻苦、坦率及誠懇、和藹及慷慨、謙虛但自信、溫文但講求原則、細緻及有品味。該時期沒有人談論排行榜、徵引指數、影響因子、研究評審、專業發展指標等。設立這些的原意，可能是為了維持學術水平，但卻可能異化高等教育的生態，並且矮化了大學應守護的學養價值。為人常引用 1990 年 E. Boyer 的《學養之再思：教授群體之優次》列出四項不同卻又互相關連的學養範疇——發現、綜合、應用及教學。該報告引用了 K. E. Eble 的一句話「少作一點達至更高的學術目標的渴望，但多做一些事，令你身處的工作環境成為宜居的、有趣的及富同情心的社群」。梁博士以其言行身體力行，教我們作為學者應爭取內在的優秀而非外在的資助和獎項。半世紀後，我們仍從心底想念及感激我們的老師，非因其獲得多少研究資助或發表過多少份刊登於頂級學報的論文，而是由於他們教導及展示給我們學者當是如何，並影響我們如何培育下一代。

讓我以 18 世紀瑞士偉大數學家歐拉（Leonhard Euler）的家鄉 Riehen（Basel 附近）為紀念歐拉而設的匾額上的一句話，總結我對吾師、同事亦為好友的致敬。梁博士的一位德國朋友曾經說過，梁博士的德文比德國人說得更好。故此，以尊敬之心，我以蹩腳德文讀出，我相信以梁博士對其學生之包容，不會見笑。

「Er war ein grosser Gelehrter und ein gütiger Mensch
（他是一位偉大的學者，也是一位善良的人。）」

2019 年 8 月 29 日附後記：於 Les Tilleuls 的歲月

梁師在港大服務了三十五年，一直對學生親切關心，對教學充滿熱誠。於 1995 年夏天梁氏伉儷離港移居法國，購入位於 Loire 谷 Angé 小鎮的一所宅第。漂亮的小屋為花園所環抱，延伸至後面的樹林，與七個洞穴毗鄰。他們把該地方命名為邊園〔Les Tilleuls〕，我則不失恭敬戲稱梁博士為「七穴智叟」。

梁氏伉儷居於 Angé 的十五多年期間，我與內子鳳潔有幸四度暢訪。第一次為 1997 年 8 月，梁博士知我對數學史的鍾愛，刻意帶我們到鄰近的 Descartes 鎮（原名 La Haye en Touraine），那兒是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出生地，設有笛卡兒博物館。我們在 2000 年 10 月參加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 *L'Enseignement Mathématique* 百周年紀念研討會之後，再度拜訪梁博士伉儷，發現在其花園新建的泳池。因法國冬天十分寒冷，我沒執行「隊鞭」之職，卻於某天與梁博士一起清潔泳池。其後兩次拜訪，一次在 2001 年 7 月，另一次在 2004 年 8 月，每天早上都在泳池暢泳。自此，我們沒有再次到訪邊園。五、六年後，梁博士賣出大宅，返港定居。據聞由於花園建有泳池而能以好價出售。

我尤其記得一晚，由邊園驅車約一小時到一所精美的法國餐廳享受盛宴之後，再坐在邊園的花園中品茗暢談又一小時。梁博士關掉屋中所有燈火，以便溜覽漆黑中的天上繁星，這是在香港多年無法一睹的景象。我們在 1950 至 60 年代的青蔥歲月，仍然可以在香港的郊區野營時見到如斯的環境也。

作者電郵：mathsiu@hkucc.hku.hk